



滨海文化公园夜景

住在高处

□林那北

之前从未听过“小叶榄仁”，更没见过。正是初春，阳光细密柔和地铺展，云锦软而安分，四处都闪烁着久违的明媚与安详。这是在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占地三十八万平方米的前海欢乐港湾。时光如果往前推四百五十年，从广东东莞县析分出来的这个地方，以“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寓，有了“新安”这个名字，那一年是明万历年，即公元1573年。如果再往前推，推到宋朝，这里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盛产食盐和香料。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它的西面是珠江，隔江而望的那个地方是蛇口。作为一个对古迹和历史遗址有更多兴趣的人，前一天看行程安排表时，心里稍有几分轻慢。剧场、摩天轮、图书馆、青少年宫，大都是在2018年才动工兴建的。在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四处遍布的今天，它们能有多少人文气息与艺术魅力呢？

客随主便，车至前海湾，一踏入，顿时一怔。滨海艺术中心整体占地面积竟有两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四万平方米，不是呆板平庸的水泥堆砌，而是起伏有致，造型别致，外墙立面借用了岭南通花木雕的理念和象牙绣球的精巧技艺，玲珑通透又层次丰富。韵律感十足线条装饰宛若海风吹动、海浪留痕，仿佛大自然最美的那个瞬间被霎时凝固，随时可能重新荡漾起来。而主体建筑前，则是一片壮观的人工湖，喷泉口遍布，如同潜伏着无数条巨龙，正朝天张大嘴，时刻打算喷出水柱，与人嬉耍。内部也壮观，一

千五百座的歌剧厅、五百九十八座的多功能厅以及歌剧排练厅、舞蹈排练厅、培训教室有序相连，内墙和天花板遍布几何造型，音乐混响、背景噪声和清晰度的声学指标都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标准。

从艺术中心往前走，迎面就看到一百多米高的摩天轮了。鱼鳍状的异形大立架，吊着二十八个酷似太空舱胶囊的全景式大轿厢，在蓝天的衬托下威武得恰似天外来客。我们也好奇地登上轿厢，一个轿厢能容得下二十五人，平稳舒缓地转一圈，透过三百六十度全景透明玻璃，占地二十七万平方米的滨海文化公园、总面积达一百一十二公顷的大铲湾国际集装箱码头、从北至南总长度约九十公里的广深沿江高速公路、预计明年将通车的总长达二十四公里的深中通道，都赫然在目。

从摩天轮上下来，主人带我们去了钟书阁书店。这个被称为“中国最美书店”的钟书阁，已经在上海、无锡、杭州、西安等城市开了十六家连锁店。只做书，只卖书——老板的这个执念让他的图书事业从上海一直延伸到这里。之前虽有风闻，但走进书店时还是不由得一震。营业面积居然有一千多平方米，大只一方面，立在大门的白红相间的螺旋书架一直向店内延伸，它像个巨大的旋涡把如今仍然愿意与书为伍的人从四面八方吸引进去。到处是书，铺天盖地的书，概念区、论坛区、儿童阅读区、休闲区，不同区域的设置彼此呼应，相互融合，装饰与色彩的丰富多元有着

异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书与书之间构成了时尚立体的现代感和韵律感。置身其间，凡尘退远，世界霎时纯净似水，没有战火，没有纷争，没有一切苟且、龌龊与不堪。

我猛然想起了“小叶榄仁”。刚才参观造型新颖现代的滨海艺术中心歌剧厅，绕过那片开阔的喷水池时，一抬头，就看到小叶榄仁了——它是树，不是一株，而是一排。它们整齐划一地沿路边均匀铺开，树身高挑挺直，枝丫自然环绕于四周，一层层分明有序地呈水平面展开，宛若一群穿着伞状芭蕾舞短裙的少女，正携起手，凌空高蹈。而在树梢接近末端、离地面十多米处，居然安卧着一个硕大的鸟窝。听到我们的惊呼，鸟儿大多泰然，有两只探出窝沿，也不慌乱，而是轻盈跳动，对来客致以礼貌回应。离太远了，我无法清晰辨认它们，只看到身材中等，羽毛偏灰褐，不艳不丽不浮华。但许多日子过后，我一回想起来，仍然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一群懂得择良枝而居的鸟，携妻带子住到高处，在优质美好的树上，它们近可俯瞰艺术中心，远可眺望摩天轮、图书馆以及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人群熙来攘往，每一张脸都舒展明媚，不曾被烽火摧残伤害。鸟们的春夏秋冬因此多出安宁，晨曦暮霞也平添几许暖意。

让人间温馨，让短暂的生命远离污浊，以获得更多的欢乐与美好，这应该也是当初在这里建欢乐港湾的初衷吧？

父亲的瓦窑

□刘本木

生产队时期，父亲与瓦窑就有缘分。同住一个院子，分爨而过的二叔一家去了新疆，队长就安排外乡请来的三个瓦匠住二叔家的上房。队长不屑父亲的苦告，用近于恐吓的声气说：“你第一家盲流外地，队上有权用他的房。”父亲不敢吭声，瓦匠因此住进了上房，还在炕对面硬生生生了锅灶。三间大小的上房，一头是炕，一头是灶，正中一张梨木方桌，方桌后面靠墙的是条桌，条桌中立着一面镜框，镜框两侧没有啥值钱摆设，对称摆着四个空玻璃酒瓶，有无色的，有淡绿色的。三个瓦匠吃住在上房，一屋如一家。如果不是厌恶队长的强言硬语，这样的摆布倒也温馨。

三个瓦匠，是柳姓一门三弟兄。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父亲称呼他们大柳师、二柳师和三柳师。父亲被队长安排在瓦场干活，早晚和三个柳师相处，很快就熟络起来。

瓦场的活，又脏又累。首先是踩瓦泥。父亲穿着裤腿，光脚跟在牛屁股后面，鞭打着牛，在泥坑里一圈又一圈无尽头地转悠。人困牛乏，父亲拖着沾满泥巴、铅一般沉重的腿脚，直到瓦泥软和黏腻。踩过瓦泥，洗了脚，父亲被泥水浸泡得白生生的脚板，令人心疼。打瓦墙子也是重要的活。父亲把踩好的瓦泥用铁锨叉成块，又一块一块抱到搭建好的瓦棚中，再用专用泥铲一铲一铲打出一道宽窄近于瓦坯、高度略低于瓦匠身子的泥墙。一个瓦匠左右各打一堵泥墙，不耽搁瓦匠做瓦坯。软泥成墙，既要力气，也要有些技艺。父亲力气耐实，寻活也有眼窝，柳师们和瓦场的人都很佩服。做瓦坯，则要抢天气，大多在春种后、麦黄前。这段时间，天气热，晴朗的日子多，瓦场的人除去中午短暂的吃饭时间，炎炎烈日下，一环紧扣一环，连喘气的时间都少有。父亲吭哧吭哧，一铲又一铲，不停加高泥墙。打好的泥墙被线板切割成薄厚均匀的泥片，瓦匠两手伸面般扯起，缠到瓦筒（撑泥片的、用竹条串起来能卷的、带耳柄的做瓦工具）上，两副瓦片子啪啪拍几下，然后用带切刀的板子刮平、切齐上口，一只瓦罐就成了。三个柳师三副轮子，啪啪不停转动，提瓦罐的小跑步跟进，一手敏捷提走瓦罐，一手迅疾将空瓦筒插到瓦坯柱上，像一条流水线。一侧泥墙低下去，另一侧跟着耸立起来，等待切割。晒干的瓦罐，啪啪一磕，就是四页瓦。一撮一沓，抱到瓦棚里整齐码放。瓦场的各个环节，像一曲泥片和脚板谱写的充满艰辛的乐曲，坚忍而浑厚地演奏着。

这样坚持久了，腰酸背痛的父亲拄着泥铲，站在一地泥泞中，伸一伸腰，望着瓦棚外白花的太阳，向老天爷央求一场雨，好让他和全瓦场的人缓上一天半天。还真有应验的时候，雨来时，避开瓦罐，全场休息。父亲回家端上早烟盒，到上房和柳师们闲聊。闲下来的他们像散了架子，在炕上拉过被子、枕头，东倒西歪，怎么舒服怎么躺着，一人卷一棒冲天炮，东拉西扯，吞云吐雾。父亲多了个心眼，缠着问装窑、烧窑的过程和方法。柳师弟兄，性格迥异：大柳师沉稳内向，没上过学，但能读书看报，记得有个雨天还给我讲了个《三国演义》；二柳师直接爽快，有啥说啥；三柳师开朗活泼，即使在转瓦轮的忙碌中，也不忘说些听来的或自己加油添醋的掌故子，给沉闷的瓦场带来一阵轻松。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收工路过田埂地边时，总会折些刺玫花、山丹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给条桌上的空酒瓶灌满水，不间断地插上束束时令鲜花。平日罩着早烟和烟熏火燎灶烟气息的上房，便有了花的鲜艳和一缕缕芳香。

瓦坯做出来后，是装窑、烧窑。队里箍的窑又高又大，一窑能装十万页左右瓦坯。父亲跟着柳师学习装窑、烧窑，加上之前听到的知识，干起来得心应手。装一窑烧一窑，就能拿住活了。以后几年，父亲在瓦场辛辛苦苦，出力流汗，终于像烧熟的瓦片，自己也成了瓦窑上的行家里手。

责任田下放到户后，父亲不甘种地的收入，在我们家沙沟边地里，靠崖面箍了一口窑，不大，能装五六万页瓦。父亲先是借崖的形势挖掘，从崖脚往里挖，窑门口像延安的窑洞；到一定深度后，向上竖向挖，边挖边扩大肚腹处；快到顶时，又不断收紧，留出直径不到三尺的收口，像一只腹大颈小的花瓶。窑顶四角开四眼烟窗，直通窑底。窑基本成型后，就用事先打好的砖坯和上稀泥，从窑底紧贴窑身一层一层砌，这就叫箍窑。这样箍成的窑耐高温高压，安全。有一天，父亲站在窑顶，跟路过的村里人自豪地说：“这是我的瓦窑！”

有了这个瓦窑，我们家的日子大变样了。

做瓦，熟门熟路。瓦匠，还是请柳家三兄弟，进门就像亲戚。高兴的父亲和母亲张罗了一席饭菜，美美招待了他们。住，还在二叔家上房。灶台挖了，泥了墙面，糊上报纸，一派新喧。父亲就跟柳师弟兄连夜合计雇多少人、搭几间棚子、怎么平场面、烧窑改用煤炭……滔滔不绝。我才知道，沉默辛劳的父亲心里原来装着这么多想法，决心和魄力比一个生产队都大都新鲜。

建瓦场，紧锣密鼓。踩瓦泥，用上了手扶拖拉机，踩泥快，节省不少人工。打泥墙子，父亲把手带出了几个瓦匠。开始几天，他们没有父亲打得快打得正，但也能跟上瓦匠的活，没误事；不久，也就打得又快又正了。父亲的心思，主要在装窑、烧窑上。他心里明白，一窑瓦，窑装不好，见火就垮塌。烧窑，火候猛了歉了，烧出来的瓦夹生，没人要，前面所有工夫都会白费，损失更受不了。父亲常说，穷人家做事，赢得起输不起。

装窑，沿窑底左旋一圈，右旋一圈，一左一右咬住茬口，窑底到窑顶，中间留出圆柱形火道。一窑瓦，几乎都是父亲一层又一层稳稳当当装满的。烧窑，父亲更是死死盯着窑膛的火候。开始时火势不能太猛，逐渐添柴加火。一窑瓦要烧五六个火即五六天时间，白天黑夜不能离人。呼呼燃烧的窑膛，窑洞口炙热，烤得父亲汗流如注。父亲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是一身黑灰，上衣后背、裤子大腿上，汗渍沾上泥灰，响着喇喇的僵硬。脸上也是厚厚一层黑灰，洗也洗不掉，像已嵌进肌理。一窑瓦烧出来，父亲累得如同病了一场，之后，身上要脱一层皮。

三个柳师真是父亲的好帮手，瓦罐停了就帮着收场子、擦瓦；遇上白雨，赶忙避瓦罐，身手如飞。哪里缺人手，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烧窑的几天，虽然父亲独当一面，但他们三仍轮流夜里陪着父亲，怕父亲吃不消，打盹歇火。就这样，父亲在拥有自己瓦窑的第一年，带着柳师兄弟和雇工，以高涨的激情和干劲，赶在麦子黄熟时一口气做了近二十万页瓦。

记得烧窑的一天，我给父亲提水送茶叶，父亲正要给窑膛加炭。我瞅一眼铁锨进出的口子，只见火焰高高扬起，窑里的瓦像熔化的金红色溶液，随着焰头涌动。父亲指着窑膛说，看火候，瓦快熟了。父亲日夜操心，自然烧出了一窑叫得响的灰鸽色瓦，很快被四邻八乡建房户买光了。收完麦子，又接着烧了剩下的两窑。头一年，三窑瓦不到腊月都卖了，过了一个丰盛的年不说，父亲还很有底气地谋划起开春要修新院。

父亲的瓦窑，接连不断地烧了近十年，我和二弟读中专、大学，都没受穷地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成家立业买房，也多有父亲的资助。家里的两个弟弟，一人一个新院，都有赖父亲的血汗。村里人戏说，我们家光阴是父亲的瓦窑烧出来的！

村里人说出了大实话，正是父亲的瓦窑，红火了我们一家的生活。今天，父亲的瓦窑停烧了，父亲也离我们远去了，但父亲瓦窑里汗水点燃的金色火焰，永远照亮我们未来的日子。

塔里木的深度与温度

□胡 岚

越野车一路奔驰，石子路颠簸，山道盘旋曲折，司机师傅凭着经验，尽量走平坦的路面，左兜右转，一路突围，到底还是遇到了高台。毕竟是长途，还有几天行程，司机师傅并不敢大意，遂把车停在路边，我和同车人上了另外的车，越野车掉头折回。

那天我们要去的是大北1202井。一重弯道又一重弯道，躲躲闪闪。当1202井突然出现在眼前时，样子与其他井场的井并无不同，采油树和天然气管道在烈日下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迎着前来的人。

路，真难走，晴天还好，倘是风雪天，管道巡护愈加困难重重。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便成了路。一代又一代的石油人在这艰难探索，到底是走出了一条路。

在大沙漠，我见到了当年搭建的机场钢板跑道。这是供飞机在大沙漠起飞和降落行驶的临时跑道。跑道由一万多块预制钢板组成，长一公里，宽四十米，其上布满一个个镂空的圆形图案。若不是提前知道这是跑道，在浩瀚的大沙漠里，这更像一件艺术品。沙子从镂空的圆心中露出来，像是嵌在沙漠上一朵朵圆形的花，又像是碧波布满的一圈圈规则的波点，静卧在时间深处。三十多年过去了，跑道并无锈迹，风沙拂去岁月的划痕，熠熠有光。想象着飞机的起升，运输的不易，能在寸草不生的无人区艰难生存，并开掘出石油，实在是人类的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伟力使然。

这条路或可算是人类通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早航道。如今，沙漠公路直抵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出行更加便捷，钢板跑道已经弃之不用了，但作为征战死亡之海的遗存，它的功绩将永久地载入历史。

征服塔克拉玛干沙漠，把地底的石油开采出来，再运送出去，修建一条直抵沙漠腹地的公路一度成了最要紧的事。为了早日修好路，队员们受尽了折磨。在炎热的夏季，中午的沙漠像炒栗子的铁锅，沙子灌进长靴，脚便像烙铁般滚烫，脚底被烫起一个个大泡。工期紧任务重，有时一整天下来，脚指甲都被磨掉。夏天的晚上，用衣服包着头，睡在沙地上，任风吹沙打。中暑眩晕、感冒发烧、热毒脓肿、脱皮、反应性高血压以及牙床肿、咽喉痛、流鼻血等症接踵而来。王涛在《征战死亡之海》里有这样的记述：“在沙漠里颠簸，开车时间长了，就是穿着短裤也会把大腿磨磨烂，有的干脆连短裤也不穿了。还有的司机屁股上长了疖子，疼得在驾驶台上坐不住，叠了一条床单垫着，半个屁股

坐着，半个屁股悬空，仍然坚持工作。”只有经历过这些人，才会理解石油人对大沙漠的感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这是他们痛过爱过、洒下青春的汗珠、留下生命印记的地方，让他们魂牵梦绕。建设钢板跑道的刘冀、泥浆工王光荣、哈得1井的发现者蒋龙林，他们甚至把骨灰也撒在了这里。生是这片土地的人，死了也要与之相守，撒归尘，土归土，从此不再分开。

在沙漠运输车队，我看到一辆辆巨型的沙漠车如列队的士兵，整齐排列着，有的车轮上还带着宽大的履带，车身笨重。经过岁月和风霜剥蚀，有的车身已经斑驳，坚硬如铁的巨大车型却依然凛凛生威。有了之前在大沙漠里乘车的经历，再看到它们时竟生出几分亲切。石油人在死亡之海借助这些先进的装备，凭着顽强的意志，在广袤流动的大沙漠深处创造了人间奇迹，终于建成了一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之路。

这条路，是人类挑战自然之力的探索之路，是生命之路，亦是希望之路。

那天去往满深5井，路是才硬化的石子路，雄阔的沙漠四野皆是方向，又都不是方向。手机在沙漠腹地失去了信号，前车和后车无法联系，车在沙漠里兜兜转转，起初还兴味十足地看沙漠的人，在反复盘旋和颠簸中失去了耐心。连绵起伏的沙海，一个沙丘和另一个沙丘没有区别，远远地出现在眼前的钻井，一个和一个也没有区别。几经周折，终于走到满深5井时，同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还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深地塔科1井。高高矗立在沙海中的钻塔，向上有二十四层楼高，向下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如海底针，将抵达地球深部一万余米，创造又一个奇迹。这是中国首口万米深井，这是石油人在大漠里打造的中国深度。

在生命禁区开辟路，在地球深处开凿通道，打下万米深井，是科技之路，掘进之路，更是征服之路。塔里木石油人走的，正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日落时分，我们终于抵达塔中镇。茫茫沙海无边无际，一轮金黄的太阳远远地挂在天边，之前炙烤过我们的阳光仿佛还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几百公里的行程，迷路，找路，前行，越野车像孤独的旅者，无际的沙海让人见识了辽阔和博大，在大沙漠，人远不如一粒沙更有耐力。在塔

中镇见到温暖的烤炉，炉架上冒着热气的烤肉，覆在烤肉上加热的馕。食物的香味激活味蕾，孜然味、烤肉的香味飘散在闷热的空气中，熟悉又迷人。走了那么远的路，终于回到人群，这样的感觉可真好啊。

戈壁的夜极静。和夜一起安静下来的，还有白天热烈的阳光和喧嚣。此刻，身在南山脚下库车山前，却又像从未走出家门。远处秋里塔格山像浓墨的云团，隐在夜的深处，与天融为一体，寂寥深远。仿佛要重启时间，作家们不顾舟车劳顿，不休不歇地说着日间点点滴滴的感动——在塔里木不仅看到了深度，也感受到了温度。粉色的床单，床头轻轻折起一角，摆放着两朵红玫瑰，手工折的，温馨里透着暖意。似有清凉款款而来，如夜风丝丝入扣，拂去一天的疲劳。公寓的服务员生活在戈壁，日复一日，他们知道烈日的毒，也体会风雪如刀，更懂得在戈壁和大沙漠深处打井找油的石油人的艰辛、责任、压力和重担。多少个风雨无阻的日子里，石油人们在黑暗中探索找寻光明，忍耐严寒与酷热，只为了更多人的温暖和清凉。服务员们在此地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公寓营造得像家。他们嘴角扬起微笑，服务用心周到，让辛劳的人吃好，让累了一天的人睡个安稳好觉。

公寓楼后面是石油人自己栽下的花，种下的树。菜园里的西红柿、黄瓜已经长成了秋天的模样，饱满、丰硕、甜蜜。这些也许和城市其他地方的果蔬并无区别，但只有穿越戈壁、历经长途车程的人清楚，在远离城市几百公里的戈壁滩上，这样的家园非别处可比，这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寸绿都有深意，这深意是热爱、倔强，是暖情和温度。



胡岚